

鴻爪留痕

吳季鴻書法作品集

吴

季

鸿

书

法

作

品

集

鴻

爪

外

痕

吳季鴻書法作品集





人生到處知何似
應似飛鴻踏雪泥

——北宋·蘇軾

吳季鴻，一九六四年十月出生。原名繼鴻，號海游散人。浙江台州三門人。先後畢業于浙江印刷發行學校、中央文化管理幹部學院、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第四屆碩士研究生班。書法作品入展全國第四、五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家作品展，并多次在全國書法展賽和省展中獲獎。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、浙江省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、三門縣書法家協會主席。

序一

吳季鴻學書三十餘年，精神貫注，略不旁鶩。勤于臨池，謂其『池水盡墨』未爲過。尤精于草書，諳理法，不爲理法所囿；具膽識，務求高格逸韻；承傳統，不守陳規舊法；重創造，不以怪异悖倫爲美。

季鴻取法甚廣，初學顏、柳，求其筋骨完備。繼學二王、米芾，下筆跌宕多姿，于平整中有欹側之勢。此爲築基階段。而後專攻草書，晉唐以來諸大家之碑帖，皆日夕研習，心摹手追。師法唐之張旭、懷素，宋之黃庭堅，明之王鐸，其情也誠，其心也專。

近年書壇，賽事頻繁，季鴻時或參與。他二度入京問學，時逾三年，亦意在廣交海內彥俊，弘擴視野，聆聽高論。身處異鄉，不辭寒暑困頓，臨池不懈，有助于砥礪志節。

中國文化，精深博大。一藝之成，須淹通而後能專精。由約至博，從博返約，乃學藝之普遍規律。季鴻深諳此理，故學書而外，且涉獵文、史、哲、美諸學科，精讀名著，領悟奧旨，自謂浮躁之心稍斂，高華之氣每至。

時下弊端：某一家某一面目之書法偶得高獎，則天下風從，十家百家皆如伯仲間，且有標爲某某派而自喜者。常見昨日一面目，今日一面目，不時變換，掩卷思之，全是他家面目，而無自家軀體，遑論魂魄。季鴻學草，取法雖衆，而用心不紊。可謂堅持雅操，一以貫之，不逐時好，不跟時風。

縱觀季鴻近年所作，筆力沉雄，使轉靈便，氣韻生動，骨力洞達，字形拙中帶妍，既有功力又見性情，得草法三昧，竊以爲當推同輩中之佼佼者。初識季鴻于三十餘年前。其時，我于工作之餘受聘執教浙江印刷發行學校書法課。至今臨池不輟，且成績頗顯著者有章子峰、蘇健、袁麗雅等數人，季鴻其一。

季鴻訥于言而敏于思，稟性耿介而又謙和。待人友善，樂于相助；小事不與爭，常年不見厲色，人多願交處。尊重師長，雖學有所成而略無矜傲之態。偶有疑惑不得解時，猶不耻趨庭叩問。對親友，不以身貴而重，不以位卑而輕，相敬如一，此尤可貴。

季鴻尚年輕，不自滿足，願求教于高明，以期能更上層樓。新作輯成待付梓，問序于我。我感其意之真誠，且自問：能深知季鴻如我者有幾人？遂樂爲之序。

駱恒光

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徑山萬竹山莊

序二

我輩躋身書壇而日臻老境之際，忽覺有許多話想說。一方面，為我們這一代有幸親炙沙孟海、陸維釗等先生而自幸；另一方面，也為我輩中湧起一批領軍人物而欣慰。當代書法藝術的繁榮，我們這一代、特別是領軍人物們的努力是功不可沒的。然而，若能靜下心來作客觀的審視和主觀的自省，又深感慚愧。直到現在，頗具大師潛質和氣象的人物鮮見出現；相反，同儕中『江郎才盡』之現象日見迭顯。這裏既有功力的原因，更有因學養不足而進入審美追求誤區的問題。因此，我總感到，在以沙、陸為代表的老輩面前，我們似乎成長不起來。和任何藝術門類一樣，書藝總是以某一個時代經典人物的獨特貢獻來作敘述和評價的，面上熱鬧祇能是過眼烟雲。然而，值得欣慰的是，更年輕一代的表現，已可看到超越我們的希望。我想，一方面他們在離開名利場較遠的地方，能安下心來面對古人，他們這一代取法魏晉似已成爲主流，特別是在我省南部地區，近年來頗見頭角崢嶸之士；另一方面，他們比我輩淡定，而無矯情刻意、急于求成之心，大體能以性情的發揮爲動力，而未傷及書法本體。而我輩中闖勁較猛者，其創新往往以消解傳統爲代價，甚至有的不惜『爲學神功』而『必先自宮』，迷途難返，甚爲可惜。『城中桃李愁風雨，春在溪頭薺菜花』。

吳季鴻作爲台州地區書壇領軍人物之一，雖僻處海陬，却視野開闊。他學書既立足浙江，又着眼全國，取法古風，不廢今人，志在創新，意存中庸。在他日省月試的求學過程中，用自己的眼光和思考，積貯了學以致用的主動能量。因此，學古而不泥古，尊師而不盲從，將自己的性情發揮貫穿在學古和創作過程中。由此，他也較早地呈現出自己的書法面貌。

季鴻與大多數同道一樣，主攻行草，兼及篆隸，尤以大草見長，書風雄秀跌宕，巧中寓拙。我們知道，中國書法以漢字爲藝術化對象，是承載着書家性情和書家生命體徵的綫條藝術。對於一位寄情大草的書家來說，祇有擁有這樣品質的綫條（其實應該稱爲筆墨），才能揮灑出如『驚蛇走虺，驟雨狂風』般的意象來。這種令人神往的意象，固然有書家本身的天賦和筆性的原因，更有賴於後天不懈的技藝磨煉和學養充實的努力。

由于大草的表現空間大于今草，因此它不必拘拘于點畫形態的精美雅正，而着意在提按轉折運動中對力、勢、韻的即興迹化。因此，在看似抽象的綫條組合中，其實蘊含着書家巧妙運用審美辯證關係的功力。對此，當然不能脫離表現力的積蘊和學養升華兩大條件。季鴻早年以顏真卿和米芾爲師法對象。除顏楷之外，他特別師法被米芾推爲『有篆籀氣』的顏書《爭座位帖》，形成自己用筆的『頓挫郁屈』。而米芾之書風，被蘇東坡喻爲『風檣陣馬，沉着痛快』，乃得于其萬毫齊力的『臣書刷字』。由此可知，顏筆的含忍之力和米筆的颯爽之氣的有機融合，賦予季鴻日後的大草用筆以動靜、疾澀、欽正、虛實等變化的運動能量。

對季鴻書藝提升具有積極作用的，還有漢隸與魏碑。其中魏碑所具有的野性之美，爲季鴻在審美的拓展和筆力的積貯上，增加了新的營養。包

世臣在《藝舟雙楫》中說：「用筆之法，見于畫之兩端，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企及者，則在畫之中截。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，尚有迹象可尋，其中截之所以豐而不怯、實而不空者，非骨勢洞達，不能幸致。」『畫』即筆畫，要使綫條（筆畫）『豐而不怯，實而不空』，若作大草，僅靠『帖學』一系精于綫條兩端變化而疏于兩端之間過程的充實，在大空間中表現的話，綫條祇能是『怯』而『空』的，支撐不起表現于大空間的大格局。所以，祇能在用筆方法上，追溯魏碑、篆隸，特別是篆書那種按中有提、提中有按、澀筆疾進、萬毫齊力的方法，才能解決綫條『中截』充實的課題。因此，凡是志在大空間中揮灑的書家，用筆的取法乎上，祇能如此修煉，才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表現能力。我想，對此季鴻是有體悟的。

對明賢草書的取法，是季鴻學書的主課，當然更有會心。大草從旭、素開始，一直到明代的解縉、祝允明、徐渭、王鐸等，均是以『驟雨狂風』的節奏進行筆墨運動的，季鴻大草的基調亦是如此。然而我也注意到，明代王寵『以拙取巧』（王世貞語）、『疏拓秀媚』（邢侗語）的書風也吸引過季鴻的眼光，從而使他的某些作品，在激越的格局中，透露出一縷清和的音韻，難能可貴。

對於一位富有進取心的書家來說，季鴻自然也有創新的衝動，我也看到過他『返璞歸真』的實驗性作品。這個現象不是孤立的，不僅現在的青年，連老一輩中也有志于此道者，如徐生翁先生。沙孟海先生在《題徐生翁雜書小品卷跋》中是這樣評說的：『越郡前輩趙搨叔《章安雜說》言，書家最高境，古今二人耳。三歲稚子，能見天質；積學大儒，必具神秀。故書以不學書不能書者最工。生翁晚起，下筆多參小兒體態，殆有味乎鄉先生所云者。世或目生翁主張太過，幾欲毀冠裳、披木葉，得失之際，蓋難言之。舊時每過紹興開元寺，欣賞翁三字題榜，峻健開豁，想見早年功力……』高明如沙孟海、陸維釗先生的書藝成就，集中體現在『務追險絕』的領域，却聳起了至今無人可以超越的高峰。他們正是在充分尊重自己性情、尊重適合自己審美理想的前提下，取得卓犖成就的，却并不機械地為求稚子般的『天質』去作『毀冠裳、披木葉』的矯情創新。因此，那種以化解書法的經典遊戲規則為手段而『創新』的，祇能是嘩衆于一時，却不能長留于青史。當然，徐生翁先生晚年的變法，有一定的求道願望，精神可嘉。但正是他這不盡成功的實踐，可以使我們不必重蹈前轍。

其實，季鴻對自己的主體書風是很堅持的，正因如此，我建議他不妨把沙老跋語徐生翁《雜書小品》中的『峻健開豁』四字，作為自己持久追求的審美目標，這應該是中國書法藝術古今一致的審美主旋律。

行文至此，忽得佳句，以求共勉：

碑帖并修歲月長，驚詫走虺起蒼黃。

當憑情性求新境，蕩蕩時風任跳踉。

俞建華

庚寅初冬草于庸福齋

序三

大概六七年前，收到吳季鴻寄來的幾張作品復印件，感覺很好，尤其是橫幅作品，寫蘇東坡的『大江東去』，厚重、寬博，與江浙一帶偏于雅緻工巧的流行風格不同，我比較喜歡，當時就將它們收藏在可供參考的資料袋中，以後曾經拿出來看過好多次，每次都覺得好。

大前年，我到中國書法院去講課，初次見到吳季鴻，與印象中的書法一樣，爽直、大氣。因為早就知道他，而且他的字在班上比較出挑，所以很自然地對他就比較關注。他上課很專心，自修時臨摹黃山谷書法一筆一畫，認認真真。我心想，如果他能始終保持這樣的心態和這樣的精神投入，假以時日，肯定會嶄露頭角的。

半個月前，他拿來一大疊作品復印件，說想辦個展覽，出本集子。他寫得很多，我們一張張看，一張張說。復印件上大都有他自己的批語，主要是針對不足之處，設想應該如何改進的內容。我發覺我想要講的意見有許多與他自己的已悟心得相同。由此可見他不僅善于創作而且善于思考，這進一步加深了我對他的瞭解和認識。

那天我們談了很長時間，臨走前，他請我多提意見，說回去想再努力一把。並且感嘆說辦展覽、出集子不容易，要好好借此東風，多思考、多創作，讓過程走得更加充實，更加完美。我為此感動，說了兩點意見：第一，點畫可以再圓渾蒼厚一些，劉熙載《藝概》說：『筆畫要堅而渾』，這『渾』字的深意要好好體會。第二，章法上可以再跌宕起伏一些，劉熙載《藝概》說：『詩之局勢非前張後歛，則前歛後張』，『樂府調有疾徐，韻有疏數』，通過『張歛』、『疏數』和『疾徐』等變化，營造出一種節奏和韵律。當然，這祇是我的看法，僅供參考。

最後，他請我為集子寫幾句話，我答應了。今天，寫下上面這些文字之後，我衷心祝願他，展覽成功。

沃興華

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復旦大學

名稱 蘇軾詩 斗方

尺寸 縱一三〇厘米 橫一二〇厘米

正文 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。
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。

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壞壁無由見舊題。

往日崎嶇還知否，路長人困蹇驢嘶。

款識 東坡和子由澗池懷舊一首，時在庚寅秋月，海游散人季鴻。

鈐印 佛像（朱）

水雲游（白文）

三門吳季鴻（白文）

人生到一處心何似
 似飛潛走雪泥之上何能
 留指爪馮公此那成計東西
 七十得已死牛年秋
 堪自望其由兒生走題
 佳句出可隨之逐志亦
 經長入困之書其經野

車坡松石由
 吳季鴻書
 吳季鴻書法作品集
 九

名稱 杜甫詩 軸

尺寸 縱二三〇厘米 橫五二厘米

正文 風急天高猿嘯哀，渚清沙白鳥飛回。

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

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臺。

艱難苦恨繁霜鬢，潦倒新停濁酒杯。

款識 庚寅秋月，吳繼鴻。

鈐印 季鴻（朱）

季鴻（朱）

逸氣（朱）

三門吳季鴻（白）

風急天高猿嘯哀
 渚清沙白鳥飛迴
 無邊落木蕭蕭下
 不盡長江滾滾來
 白波東瀾下
 千里悲秋常
 苦戰心寒
 白頭搔更短
 渾欲不勝簪
 此
 康寧秋月
 吳季鴻
 鴻

名稱 戚繼光詩 斗方

尺寸 縱四〇厘米 橫四四厘米

正文 忠愛亭 明 戚繼光

府署之後，即高山焉，去署數十丈，更建一亭。大海東環，諸山拱秀，烟霞出沒，魚鳥潛飛。暇時與俊髦一登，儼然身在塵表。輞川詩『雲裏帝城雙鳳闕，雨中春樹萬人』，正與景會，故亭名忠愛。

危亭懸百尺，結構記茲年。陟險消多病，憑高却萬緣。

雲邊燕闕近，樹杪越峰連。誰爲勞人意，西風一惘然。

款識 庚寅元月二日，海游散人吳繼鴻。

鈐印 黍離齋（朱）

三門吳季鴻（朱）

吳（白）

季鴻（朱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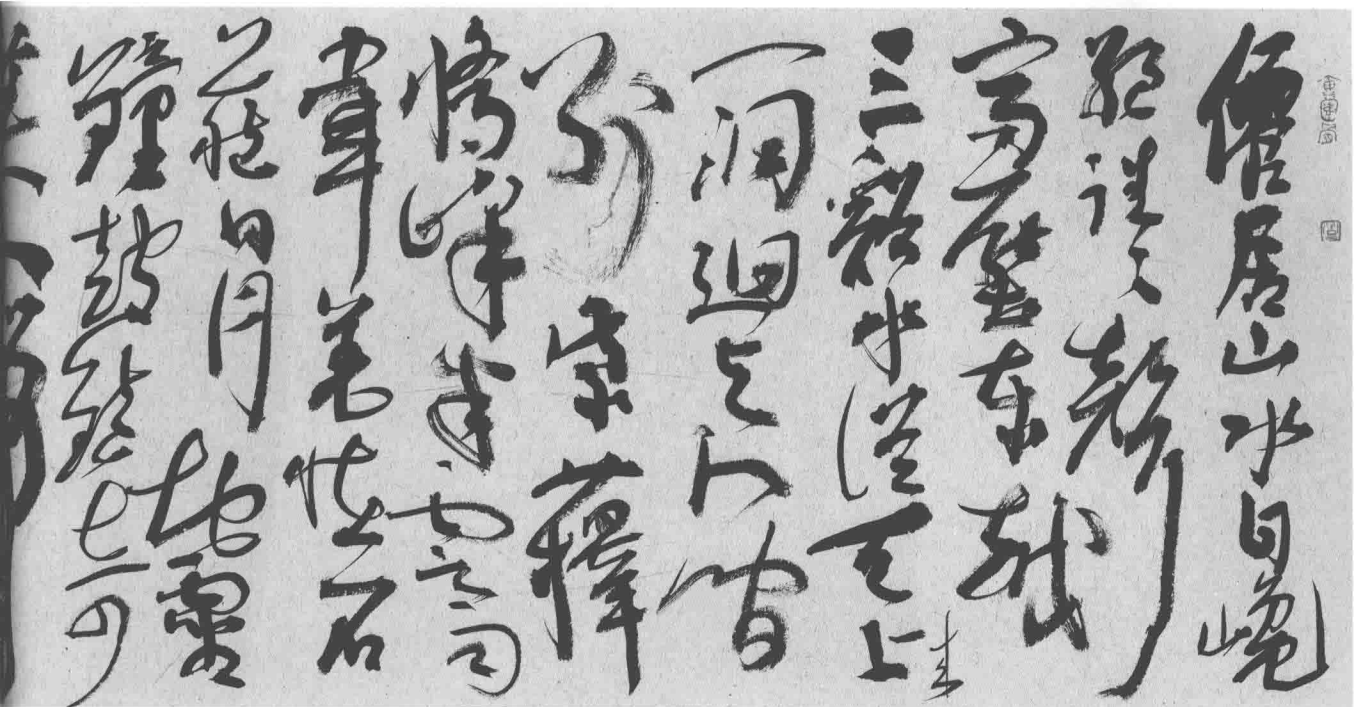
忠愛亭 明成化光

吳季鴻

存者之後即高山。去署數十丈
及建一亭。大海東環。諸山拱秀。烟
霞出沒。魚鳥潛天。暇時。坐後臺
一登。俯視身在表。朝川。雲里
亭。地盤。鳳閣。雨中。春樹。第
人中心。正此。一亭。會故。名忠愛
危言。知百。不。構。記。故。亭
步。位。清。多。者。登。高。部。亭
孫。重。道。莊。霸。近。荷。抄。越
峰。千。連。誰。為。誓。人。意。西。几。然
惘。然。

吳季鴻

唐宣統元年二月
吳季鴻



名稱 劉光詩 橫披

尺寸 縱五九厘米 橫二四〇厘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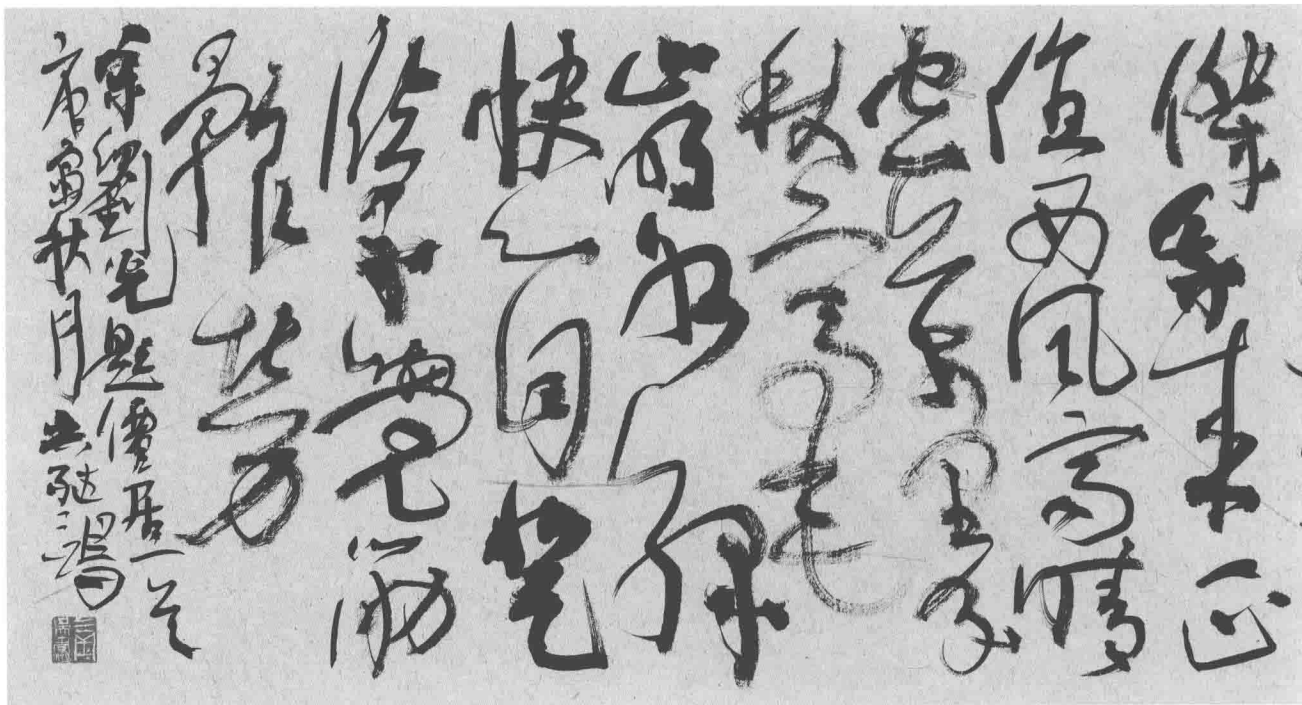
正文 仙居山水自巉絕，往往聲高壓東越。三溪水從天上來，一洞迴與人間別。紫葶修峰半雲雨，韋羌怪石藏日月。地靈鐘鼓鎮奇英，人瑞何年起豪杰。我來正值西風高，晴空萬里分秋毫。山明水綠快心目，登臨不覺筋骸勞。

款識 宋劉光題仙居一首，庚寅秋月，吳繼鴻。

鈐印 海風山骨（朱）

佛像（朱）

三門吳季鴻（白）



創作手記

崔慧銘，仙居人，吾之同窗摯友。性豪爽，廣交游，樂助人。余自海上來杭，則溫酒小樓，至誠款待，觥籌交錯，杯盤狼藉，相與海談達旦而略無倦意。余見其家居缺書作點綴，竊思手書一幅以饋贈之。十月與崔兄晤別回三門，竟得宋人劉光題仙居詩一首，詩意極佳，長短合宜，甚喜。時天和氣潤，酒後揮毫，心無挂礙，運筆猶如神助，落款後通讀全詩，漏一「來」字，順手補上，未損全局，亦多一變化矣。

贈空山崑良

危途帶瘦容。書劍雨烟濛。千里從朋患。一身有古風。胡塵星又白。戰地土還紅。芍藥藥中。君負語。得非藥中。

得書懷許仲嘉。陳益吾

山屋歸何計。他鄉且自寬。回頭十八載。緘意一微官。審已猶樗木。誰人看藥欄。浮生聊爾爾。行止卜青巒。

過芥庵齋中

除此書牀外。方知養拙尊。閒怡即竹帖。以異杏花村。石怪能行酒。虛亦候門。月光白作路。存數也。白也。坐欲忘言。

名稱 贈空山崑良 詩稿

尺寸 縱二七厘米 橫三三厘米

正文 危途帶瘦容，書劍雨烟濛。千里從朋患，一身有古風。胡塵星又白，戰地土還紅。芍藥留君語，得非是醉中。得書懷許仲嘉，陳益吾。山

屋歸何計，他鄉且自寬。回頭十八載，緘意一微官。審已猶樗木，誰人看藥欄。浮生聊爾爾，行止卜青巒。過芥庵齋中。除此書牀外，方知養拙尊。閑怡即竹帖，何異杏花村。石怪能行酒，（烟）虛亦候門。月光白作路，晚坐欲忘言。

款識 庚寅雪月，季鴻日課。